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八回 衛指揮月明動寨 呂軍師雪夜屠城

話說登州張總兵，就是北平都指揮使張信，建文皇帝曾頒給密敕，令他覷便擒拿燕王，他反將密敕奉獻於燕，助成謀逆的。迨燕王南下淮揚，恐山東沿邊有防海的兵掩襲其後，因命張信招撫登、萊諸郡，就升為總兵官，鎮守其地。今卻奉了燕王密敕，會剿御石寨：聞得青、萊二府相繼陷沒，亟統兵二萬前來，正迎著呂軍師大隊人馬，列成陳勢以待。張信手下有兩員家將，一名戎英，一名仇武，皆力敵萬夫。當日兩將齊出搦戰，呂軍師陣上，阿蠻兒迎敵戎英，朱飛虎接戰仇武，差不多有五十來合。正在酣鬥，仇武忽覺左眼胞上有指一彈，火星迸裂，眼珠已碎，被朱飛虎腦門一斧，劈於馬下。戎英著了忙，亟欲脫身，被阿蠻兒大喝一聲，措手不及，斬為兩段。呂軍師羽扇一揮，掩殺過去，張信策馬先逃，眾軍士皆棄甲丟盔而走。追逐五十餘里，幸有寧海衛指揮向泰正奉張信之檄，提兵前來策應，混戰一場，各自收兵。

張信計點軍馬，折其大半，遂集眾將商議，皆言：「戎、仇二將軍與彼大戰，看看要贏他，不意仇將軍雙眼忽閉，被他殺了，一定是妖法，沒有破他的妙訣，怎能抵敵？」時向泰帳下有一書記，姓林中柱，出來抗言道：「攻城難，野戰易，為今之計，大元戎莫若退守登州，堅壁清野，密令膠州衛與滿家峒兩處兵馬，伺彼進攻，一截其糧餉，那時元戎以大軍掩之，可致全勝。」張信道：「此計固好，獨是滿家峒衛指揮巡海未回，所存兵馬不多，亦無良將，奈何？」林中柱道：「這不妨，元戎可速發令箭，調取回來，一面令登州城外百姓星夜搬入城中，將房舍林木盡皆焚毀。目今隆冬天氣，野無禾稼，堅城在前，糧餉不繼，彼進無所獲，必將宵遁。俟衛將軍到，然後合兵恢復青、萊，未為遲也。」張信大喜，即發檄膠州冷指揮，令斷青州餉道，俟滿家峒兵來，合攻敵人之後，向指揮仍回寧海防守。遂帶了林中柱，連夜拔寨，返至登州，盡驅城外居民入城，各處放起火來，將遠近房屋與倉屯露積之物都燒做灰燼。可憐眾百姓號哭震天，拋男棄女，倉皇奔向城內。又苦無處可依，張信就編入兵伍，分給器械，以壯軍威。並整備播木炮石，藥弩火箭，灰瓶飛炮之類，御守城池不題。

這邊呂軍師詰旦下令罄食秣馬，統兵前進有三十餘里，不見燕軍旗幟。軍師道：「彼退軍甚速，必有奸計。」就屯駐軍馬，令董翥、瞿離兒、董騫、阿蠻兒各領騎兵一百，分左右哨探虛實，如遇岡林所在，切勿輕進。四將得令去了。忽見馬靈飛來，備說剝魔聖主彈指神通，助我陣上斬他二將。軍師道：「幸哉猶未報捷，幾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！」不多時，董騫四將次第回來稟道：「前哨二十餘里，登高瞭望，並無伏兵。但相近登州地面，有無數黑煙冲天而起，像個失了火的一般。」軍師道：「是了，他算膠州衛、滿家峒兩枝兵馬皆在我後，可以邀我餉道，故將民居放火為清野之計，俟我頓兵堅城之下，然後三下合攻耳。」吩咐馬靈：「你去膠州與滿家峒兩處，看有多少人馬。」

只片刻回報，膠州東路，約有二千餘兵，紮下一個大寨；滿家峒寨中，不過數百人屯守。呂軍師即召董彥杲吩咐道：「汝與莊次躡、馬千里二將，統領一千二百騎卒前往膠州，距賊人大寨二三十里紮個營盤，不必進戰，俟彼來截餉，然後殺他個寸甲不存。若無動靜，須候軍令。」彥杲統兵白去。又傳賓鴻吩咐道：「我聞滿家峒指揮衛青饒有謀勇，定係巡海去了，今乘其不備，搗破巢穴，就是喪家之狗。汝可帶領謝勇、盧龍二將，挑選一千二百軍士，步騎各半，星夜前往。破寨之後，即便占住，等候軍令。」賓鴻道：「小將只須三百人便夠。」軍師道：「你但去，別有用處。」賓鴻也遵令去了。

遂命雷一震兼攝左軍、中軍，劉超兼攝右軍、中軍，揮兵直抵登州城下。那些燒倒的房屋煙煤，猶然未息，軍師下令：趁此城內人心驚惶，並力亟攻，如有能先登者，即授為本郡將軍之職。一連攻打三日，西南角已陷，一將校手執藤牌，奮勇而上。適值張信部下驍騎谷允率騎巡城，躍馬來敵，力斬數人，皆紛紛墜下。張信亟命軍士，登時修補完固，更加嚴緊，不能得拔。呂軍師即傳令退軍五十餘里，密令兵士斬伐大小木值五百餘根，並縫就大小布口袋五千餘個，貯在後營備用。正值臘月望夜，軍師出帳看月，偶吟杜工部《前出塞》詩「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」句，仰天長嘯道：「不謂我身膺此任。」時交三更，七營皆已飽睡，『唯劉超侍立於側。只聽得喊殺連天，正不知有多少兵馬，攻人先鋒寨內。軍師立於營門，命劉超速傳左右兩軍救應，其有妄動者先斬。

你道那裡軍兵敢來劫寨？原來是衛青巡海回來，聞知信息，且不到滿家峒去，一徑乘著月色，各披軟戰，疾趨而來。

見下著七個營寨，有些奇形怪相，自顧兵少，不能兼攻，便先殺人第一個寨內。皂旗將軍等總在睡夢中驚起，如何抵敵？軍士慌亂，逃命不迭，被衛青殺得七零八落，又砍人前軍寨內。

瞿離兒聞變方才起來，疾忙揮刀步戰，爭奈部下大半受傷，不能支持。幸虧左右營人馬，吶喊來救，彼此混殺一場。衛青皆係步卒，恐有疏失，唵哨一聲，各自退去。這裡不知深淺，亦不敢追趕。呂軍師計點將士時，被殺傷兵卒一千餘名，偏將及將校三名。左哨將軍董騫面中一矢，逃回中營，已自昏暈仆地，筊出箭頭看時，是枝藥箭。軍師亟命載人巾車，送到萊郡調治。

即修表白劾，差馬靈去訖。

且說衛青得勝，竟向登州去報功，城上一聲梆子響，守陣軍士踏起硬弩，弩矢如雨點般身來。衛青部下大叫：「休放箭！」

是巡海衛將軍，昨夜已劫了敵人寨也。」城上將弁雖然認得，不敢專主，便答應道：「這幾日軍令甚嚴，暫請略等。」即飛報與總兵。有頃，張信來了，遙見衛青立馬在濠邊，令人招呼問道：「衛指揮，元帥已發令箭來傳汝，目今差官何在？」衛青道：「將軍少禮。小將海面回時，並不曾見有差官，大洋內比不得道路上，如何能夠遇著？小將在黃昏時分到來，聞知賊寨不遠，逕率部下軍士前去劫寨，大獲全勝。」就叫兵士們，將割的賊人首級挑起與張將軍看，張信知非虛偽，方教放人城中。

張信握著衛青手道：「將軍此功不校。」衛青道：「仗朝廷洪福，元戎武威，小將何功之有。今者正有商議。」遂同到帥府。

將次天明，忽而彤雲密布，紛紛下起雪來。張信即命設酒在蓬萊閣賞雪，便與衛將軍把盞，又請了滿城文武官員都到閣上，那雪越下得大了，有詩為證：

碧空慘澹寒雲凍，幾陣嚴風吹不動。甲兵凜凜殺氣生，六花偏向旌旗弄。

將軍閣上玳筵開，重簾乍卷蓬蓬菜。三島送將琪樹月，六鼇湧出玉樓台。

仙人羽衣飄飄起，皓鶴飛騰素鸞舞。一聲鐵笛壓空來，水宮忽動龍孫怒。

掀起波濤似雪山，玉龍鼓鬣滿山間。滕六郎君騎海馬，飄如白練迢遙者。

忽驚壯士酣舞劍，衝破寒威如激電。

那知道喧喧鵝鶴亂軍聲，李愬雄師襲蔡城張信與文武各官，行酒數巡之後，命捲起重簾，四週一望，但見樓台城郭，都是鑲晶琢玉的一般。平沙之上，紛紛滾滾，無異梅花亂舞。海面上雪浪翻騰，真個有千百條玉龍爭鬥。閣外的寒林枯木，就是三島的珠樹琪葩，也沒有這樣光輝皎潔，端的好個海天雪景。谷允大呼道：「飲酒寂寞，小將舞劍侑觴何如？」即立起來拽紮好袍袖，掣劍在手，先緩後疾，踴躍盤旋，颼颼有聲，不啻萬道霜飛，千行電激。諸將皆喝采，張信亦贊了幾句。獨有衛青嘿然，手樹一大觥奉與張信道：「小將非敢阻興，願且商議軍機。」張信道：「都揮之言甚是。」谷允想，這句話明明嫌著他舞劍，即擲劍厲聲道：「向來原是總戎要守，若依小將，這烏合的草寇，何難一鼓擒下。衛將軍不喜舞劍就罷，誰不知道軍事為重，說這樣燥皮的話！」衛青道：「谷將軍有所不知：昨夜小將去劫寨時，見他聯絡著七個寨柵，有似藥師六花，孔明八陣，擊其前寨，後寨已應，只因兵少未獲全勝。況且假稱建文為名，煽惑人心，正不是草寇作為。」

谷允不待說完，便嚷道：「不是草寇，到是個真命天子不成？」

張信便喝道：「毋得妄言！願聞都揮妙策，同心破寇。」衛青道：「登州僻在海隅，青、萊已被賊據，四面全無救援，須得三面夾攻。小將滿家峒之兵襲其背，發膠州衛之兵攻其脅，元戎督率諸將擊其前，剋日齊舉，方可奏績。」張信道：「我差官調汝，

就是此計。昨報滿家峒已失了，為之奈何？」衛青大驚道：「這是我的汛地，還了得！小將只今就去奪取。」張信道：「如此大雪，天已晚了，軍士也難走，不如白日去的為是。」谷允遂接口道：「衛將軍暫留，看我明日出戰，斬他幾個賊將，然後去復滿家峒寨。只怕這班賊，都站不穩了。」眾文武官皆齊聲挽留，衛青便議：「谷將軍久隨今上用兵，身經百戰，自非戲言。」

殺他一陣，則軍聲大振，小將借此恢復，亦有破竹之易。只要成功以報國家，不爭此一夜。」衛青本意要去，反因谷允口出大言，要看他本事，到就住下。依舊入席飲酒，至更餘各散。

張信又發下令箭，傳諭各門守城軍士更番巡邏提備，方回帥府。獨自在炕上假寐，打算戰未必勝，孤城難守，要與道告急表章，從海道至京求救，腹內打個草稿，神思昏沉，朦朧睡去。頓聽得號炮三響，吶喊震天，這一驚不小，連忙起來，還道是部下內變，隨傳家將登屋瞰望。時已雪止雲收，一天明月，但見滿城都是裹紅巾的將士。張信著了急，率領數騎衝出帥府，教投衛將軍處。正遇著瞿離兒，一槍刺下馬來活捉了。劉超揮起大刀，把這幾員家將連人帶馬砍翻，殺人帥府。署內林中柱，方巾闊服，搶將出來，大聲喊說：「我是處館的南方人。」劉超命軍士拿下。卜克已從後門殺向前來，一家大小，不留半個。

卜克占住帥府，劉超即殺向游擊谷允衙門去，早有皂旗將谷允赤條條的綁縛解來了。就找至衛青公館，直至東門，殺進去時，寂無一人。原來衛青回去，又暖酒與將士同飲，尚未睡覺，聽見炮響，就說：「不好了，此李愬襲蔡州之故智也。」如飛上馬，軍士報說城池已破，情知不濟，率領部下數百人，竟出水城，浮海而去。

那時天已黎明，軍師進城，傳令招降，早見街道上尺餘的雪，都被熱血浸入，凍結成片，竟是下了一天的絳雪，死屍堆疊，哭聲震地。隨到帥府坐下，諸將皆來獻功。凡生擒的賊將，軍師點驗過，釘人死囚牢，候請旨行刑。隨責問眾將：「何得故縱部曲，妄殺良民？」劉超、瞿離兒躬身稟道：「小將等適已問明，只因張信將城外遷入的百姓都給兵器，充作行伍，他們亂竄逃走，黑夜莫辨，以致盡遭殺戮。若是閉戶在家的，誰敢去問他。」軍師嗟歎了一回，即命出榜安撫百姓，一面檢點府庫錢糧，散給被殺之家。其合城大小文武官弁，盡在劫中。

點視各將佐，單不見了朱飛虎。即命四下找尋。

且住，你道軍馬是怎樣進城的？就是呂軍師在數日前，令軍士各縫布袋出裝沙土，為爬城之具，伐林木來編筏，為渡濠之用，乘著大雪，即從衛青回城之後，挑選猛將勇士，竟來襲城。城上幾個提鈴喝號的，盡都跑了，所以如此神速。那朱飛虎是久慣爬城的，堆疊沙土布袋，離城堵口尚距三尺許，一心要奪頭功，就把撓鉤搭住城堵，奮躍而上。不知雪凍冰滑，撓鉤一脫，翻身跌下，昏暈在雪內。軍士那裡知道，一擁將來，把個有力如虎的身軀，都踹裂了。當下找著死屍，便來回繳將令。軍師灑淚道：「雖拔登州，卻折了虎將！」命厚禮棺殮，又具牲醴祭奠；『軍士莫不感激。』

全淳風前稟道：「膠州衛負固未服，不才與膠州姜牧是舊識，願奉檄文，前去說他歸命。」軍師大喜。又發令箭二枝，一命董彥杲疾速進兵，攻打膠州敵寨；一調賓鴻兵馬，進攻寧海衛。淳風又稟：「小可往說，軍師又命進兵，恐不免鄙生之烹，無補於公也。」軍師曰：「此事同而勢異。汝若說下膠州，專等他敗兵回來，不許人城十彼進退勢窮，亦必投降。是一舉兩得，我豈賺汝哉？」淳風方悟軍師妙用，欣然去了。

那膠州知州姓姜名渭，原是蘇州太守姚善的從弟，從幼在外家撫育，所以改姓。姚善勤王殉難時，長子襄遊學在兗州，聞了此信，亦即變姓為姜，逃向膠州，認姜渭為父，藏在署內。

年方十九，素嫻韜略，兼精武藝，日夜飲泣，每以不能復仇為恥。在姜渭初意，原要掛冠而去，倒因姚襄報國念切，以此隱忍做這官兒，等個機會。後聞唐月君兵起，姚襄就改名勤王，要去獻策軍門。姜知州聞是女流，尚在遲疑。高監軍初下萊州時，便發檄去提錢糧，又被冷指揮閉關不納。今又聞知登州信息，叔姪二人商議，正沒個頭路，忽門上傳進名帖來，是故交全相士。姜知州大喜道：「姪兒之志，成在今日。」忙教請進。

姚襄從屏風後窺那相士，見他昂然正容而言說：「小可舊承老父母錯愛，敢於不避斧鉞，特來保全此州萬姓的性命。即如登州城內，猛將百員，雄兵數萬，尚且立時破滅，何況蕞爾之城，止此冷匹夫，濟得恁事？老父母如欲盡忠永樂，即斬某首；若肯報效建文，宜速奉表。慎毋猶豫，致令玉石俱焚。」姜牧答道：「下官幼習詩書，頗知名教，豈敢昧心靚顏，以事二君？」

所以羈留於此土，亦有志也。久知先生獻了萊郡，高明自然不爽，請略言舉義興兵之概。」淳風就把審月君志在迎復建文為忠臣義士報仇雪憤的話，並自勤王起至今破登州止，細述一遍。

姜渭大悅，即命姚襄出見曰：「是先兄某之長子，在此拱候已久。」淳風道：「當日舍間有司公子，今日老父母署中又有姚公子，足見同心王室。」淳風方出軍師檄文，遞與姜渭。即令將府庫冊籍並修表箋，差人先往登州投納，又附耳授了密計。

不幾日，冷指揮被董彥杲殺敗，連夜逃回膠州，見城門緊閉，大喊道：「我是本州指揮，快速開關。」姜知州與全淳風在城上用手指道：「我等皆已棄邪歸正，今不賺汝入城，斬首獻功，便是同官情誼。爾家口在城無恙，請自裁之。」原來冷指揮名鈞，也知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是不義的，只因捨不得這個官，又捨不得這些妻子，一心懷著兩意，而今聽了這番話，更無他說，就下馬卸甲，向董將軍馬前投降，彥杲遂率諸將到城下，卻見全淳風與知州出來迎接，驚問其故。淳風具說軍師之計，並述姚公子的始末。彥杲即令請孝與諸將相見，就別過了姜牧，率領一行人等，逕還登州。恰好賓大刀也降了向泰回來，在城外遇著，合作一處，同至帥府，謁見軍師。軍師即命董、賓二將，各收兩指揮為部下。

正在繕表奏捷，請聖后駕臨，忽報馬靈回來，頌有聖后諭旨，內開：「呂律偶爾失備，變出意外，乃功歸於將，罪歸於己，即自舉劾，抑何忠要暫降為參軍，攝行軍師事，有功之日開復。」軍師謝恩畢，隨又命馬靈齎奏去訖。這一請不打緊，有分教：建文正朔，再稱二十幾年；女王威風，遠震三千餘里。

且看下回分說。